

卷十七

書名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撰者 漢 劉安 撰，漢 許慎 注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前漢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編號 3023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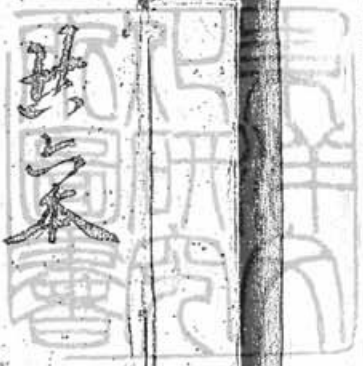
淮南鴻烈要畧問詁卷之二十八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
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也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之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
 也大本也太素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事本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之說也故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與世也

有倣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



許觀不許借

曹澍新

淮南鴻烈解

御

淮南鴻烈解



已說性起產玉
 子產子菜空
 傳之之神心
 還之六後付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齊俗訓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行道
 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
 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
 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
 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
 之為禮者。恭敬而悻。悻害也音寘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
 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

相交推盡而支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完

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味涉水而

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美乎情

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文銖而無刃人

謂刃頓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擊井而飲耕田

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

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

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

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大路天子車也龍旂結駟連騎則

必有穿窬拊捷抽筮踰備之姦備後也有詭文繁繡弱

必有管籥

必有管籥

必有管籥

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鷄鷓鴣也水萬為蠅青蛉也音務

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陰夫胡人見麋

麋麻子也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毒不知其可以

為旂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

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

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

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

舉賢上功則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

民競故劫殺

民競故劫殺

代之齊臣田氏奪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

楚考烈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

立生乎象。糟成丘者起於象。糟積糟炮烙生於熱。升進進美

於紂熱以為惡以熱生殺之。子路橙溺而受牛謝。也升也

出溺人主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殺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

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

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

迎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庶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也。故行徐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

伉行以違衆，人不以為民。俗廣厦閣，屋連闥通，房入之

加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之所樂

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使也。人

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九韶舜樂六英帝韻人

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援伉之

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

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

月之所照，詔音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

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

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脹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

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

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

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箠擗牛糝

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蛟神淵蓋能與雲雨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

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璣不賦厚角鱗魚沼

反不賦薄角鱗刀劍羽漆不賦黑粉不賦白此四者相

反也所急則鈞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熟急見雨則裘

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隸窮

廬故有所宜也水固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楫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

不上賢者言不致急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下

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

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

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

宜其人澤阜織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

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

負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

之遇簫簫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獲狝得茂木

不舎而穴狙狝得墜防弗去而緣狙狝豚也墜物莫避

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

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

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
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
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
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
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
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
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
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歲而不得清明者物或裸之
也裸坊塵也羗氏夔翟嬰兒生皆同聲羗東戎氏南夷
夔西夷也翟化
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伏駢象伏駢也象
傳伏駢之語也不能通其

言教俗殊也今今三月嬰兒生而徒國則不能知其故
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
竹之性浮殘以爲膠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
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枝也夫素之質白染之
以溫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
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
性自若本性故曰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
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
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君隴西之遊愈躁愈沉

莊子 卽 卷 五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

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壘之抑堦。壘印也。堦正與之正。印正而封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里。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
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壘之抑堦。壘印也。堦正與之正。印正而封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里。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

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

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衰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

而聲應於外故釐眉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

以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智伯以大故

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

也若與朋友處與朋友處睦而少敬曾參之養親也若

事嚴主烈君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其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

之盟約置酒人越人契臂刻臂中國歃血也殺牲飲血

頭中飲以相詛越人契臂出血中國歃血也相與為信

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髻首三苗之國在彭蠡洞

也羗人括領括結中國冠笄笄簪越人鬻髮鬻斷其於

服一也帝顛頭之法婦人不臂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

達之衢拂拂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躋足有摩於道其於

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

獮狝之俗相反獮狝此胡也其俗皆慈其子而嚴其上

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

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剪髮

文身無皮弁播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也播佩紵紒

龍拒折之容拒折方也然而勝夫羞於五湖南面而霸

天下四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

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忘者未必無禮也楚

莊王褊衣博袍褊裒也衣褊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

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羊之裘常以帶。劔威立于

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子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

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

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不衣。結執乎遠方之外。而無

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

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

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

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性。夏后氏禮。

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線之

服。五線謂三年。葬九。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葬稱於養。不強人

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詳譽無

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

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

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莞簾。揚干

戚。奮羽旌。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

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

節束。鱗施。王田也。綸。挈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

於槁骨腐肉也。故塋葬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塋蒼

梧。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塋於道。禹塋會稽之山。

農不易其畝。禹會群臣於會稽。塋於陰。明乎死生之分。

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又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堯成畝。田而墾。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尚黃。故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祝尸。春祭生德也。夏祭木德也。堯禘置翬。翬。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

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佾為行列。其服尚青。青也。

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社以石為祀門。秋祭先門。其服尚白。尚白也。周人之禮。其

樂大護晨露。大護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尚白也。周人之禮。其

社用粟。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吾德之。社用粟。祀竈。次從世。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堯樹

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尚赤也。禮

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

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

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飾行而為帶。衣足覆形。從典墳。

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背之削。帶

足以結紉。收衽束窄。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鞅。故

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謂身德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齒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動於心技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文又何

必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璧君為狗士龍之始成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末為狗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紘紘衣也紘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剟音出而已夫有執貴之言弃之不貴也故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代紂伯夷曰父死未葬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三年之喪於武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

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

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挿。鑿斫屬知。二年非一日。是

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

會棘下。棘下樂石一絃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

壁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

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

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

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

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及也。時世異也。是故

不法其以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

和務者也。夫和務者為和者。至貴在焉。爾故孤梁

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

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

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

喬。王喬蜀武陽人。赤綰子。入山道引輕舉。嘔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

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

時誦時傳。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假上也。五帝三王

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六聖之心。以鏡萬物

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

之

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
得十利劍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

數撲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負也不
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夾今謂之宜四方上下謂

之字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
大其智不閑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

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求仙 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

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造父以御 馬拜以之射僅以之斲僅堯巧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

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既 其受水鉤也而屠牛而其肉或以為醢或以為甘

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杵豫樟而剖
梨之剖判梨分或為棺槨或為桂梁披斷撥棹 遂順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

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
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所相各異善相馬者

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
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

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剖厥銷音削 鋸陳非良工不能
以制木鑪橐埴坊訪鑪橐埴皆治具坊土刑也 非巧治不能以治

金磨牛吐。齊之大屠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

庖丁用刀十九年。庖丁齊屠伯也。而刀如新割。

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

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

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

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鐵運開。陰閉眩錯。鐵

獨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

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

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

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

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

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而寂漠

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

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

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

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

去非者非批邪施。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

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

非至非。至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至非。至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鏡也。為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韓子韓公子非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密子者。密子子賤密子也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

過望我而笑。是撓也。撓慢也談語而不擇節。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是之異也。故取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母親為其子。治梳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

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

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

與穀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

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也小邪僻

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顛於人辟若視之見風也

視候風雨者也世所謂五兩者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

化以待化無為以待有為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世難也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

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

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

以上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

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鏹長脛以弱

挿者使而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塗者任負重眇者

使之准目不正因令晞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各有所

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

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

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

民言民不以已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

主不以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

世

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

世不以爲民業故美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

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趙公孫龍人好

分折詭異之言以白焉不得合爲二物離而爲二也不可以衆同道也此人無擇

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此人無擇古隱士也不可以爲

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鳥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

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

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

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

之乎何則人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

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驪馵飛兔而駕之

驪馵良馬飛兔其子馵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

酌西施毛嬙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

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

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

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

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

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力不

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噬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

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

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

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

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代

紂。勝殷。指笏杖屨以臨朝。戈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

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宮也。履粟石。石也。人君升車有粟

攝天子之位。負袞而朝諸侯。謂之袞。放蔡叔。誅管叔。

周公兄也。克殷殘商。紂子祿父。祝文王于明堂。七年而

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

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

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

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

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

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

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道之。培屋後墻。為天下

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

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

和。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駛。駛北。騏驥北。羣以濟江

河。不若窺木便者。窺空。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

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贛。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

比干非不智。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

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

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

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令

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

視伯夷。則贛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

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

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

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

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也。鯈胡飲

水。數斗而不足。鯈胡鳥澤鳥。鱣鮪入口。若露而死。鱣鮪名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有范中行之地。贍足。林類築啓期衣

若縣衰。林類築啓期皆隱賢。意不嫌。嫌恨。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

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

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

論。譬猶水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

論。譬猶水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

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嚮，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仁，上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與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僥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下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職，天下有受其

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折天下之濮。

牯服馬牛，以為牢滑，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負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不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荆吳芬芳馨香，以監音監其口，荆吳國

也芬珍味也監貪求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滯其身趨

舍行禮義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靡沸豪亂暮行

遂利煩挈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

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馬飾傳

旌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

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

札解札裘也短褐不掩形而場竈口場矣故其為編戶齊

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撲虜不足以論

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

為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

其原而塞其流也夫雕琢倭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如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

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

時不在行利害在命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

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

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

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

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

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

不能救火身躄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

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考所老尼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足則欲省。求賒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組子。生子殺組之。利不足也。劉氏持政。劉氏謂漢也。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

太清問於無窮也。太清元氣之清者曰。子知道乎。無窮曰。

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也。無為有形而不為也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也。無為有形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

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

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

於無始也。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卿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